

近代名人年譜叢刊

楊守敬年譜



上海大陸書局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3 4197B

近代名人年譜叢刊之一

鄰蘇老人年譜



上海大陸書局藏版

782.97
4934

鄰蘇老人年譜

宜都楊守敬惺吾甫自述

三十年前，日者推余命，流年止七十三，而中間所云休咎皆驗。前年，義州李文石（葆恂）勸余自爲年譜，余謙讓未遑；今年，日本人多問余小傳，雖漫應之，未下筆也。八月，武昌事起，倉皇出走，家人星散，藏書數十萬卷，衣物財產，棄之不能一携。閒關至上海，蒙舊友香山甘君翰臣（作蕃）假館僦居，棲息略定。而有日本水野踈梅者，夙聞余名，由其國福岡縣遠來，欲至武昌從游，中途遇於滬，堅欲置身門下，卻之不

得。其人年已四十有八，念其向學之忱，乃受之。又欲得余小傳，歸而告其國人，今年命將盡，乃徇其請，追述生平。記憶不審，年月錯誤，在所不免，然不敢虛浮妄作。其間拉雜瑣碎，強半不文，意在示我後人，不足爲外人道也。

鄰蘇老人年譜 (1839-1915)

己亥，道光十九年，一歲。 四月十五日丑時，吾以生。

庚子，二歲。 九月初一日丑時，弟先三生。

辛丑，三歲。

壬寅，四歲。 十月十二日，父病歿。父諱有純，熊會貞填

諱字粹然，幼敏慧，十餘歲，擔任祖父兩店事，能左右手握算，不爽分毫，以操勞過度，得咯血疾不起。

癸卯，五歲。 祖父以父歿，歇一店。守敬嘗於數錢時摘古錢而弄之，蓋天性然也。

甲辰，六歲。 母教以識字讀書。

乙巳，七歲。仍在家讀，先三亦同讀。

丙午，八歲。始與先三就外傳，從覃先生讀。其年四子書成

誦。

丁未，九歲。初學作文。

戊申，十歲。從謝先生讀。

己酉，十一歲。祖父以年近七十，店中無人經理，乃囑守敬

及先三皆輟讀。以守敬至孫姑夫店，以先三在己店，均學商業。然守敬每日雖專心生意，夜間仍誦書學文不輟。先三聰穎過於守敬，惟目神不足，數丈外不見人，向夕卽同瞽者，而夜就燈光，猶能識蠅頭字，亦一奇也。

庚戌，十二歲。祖父以先三有目疾，不能獨任貿易，乃囑守

敬回家在己店照拂。

辛亥，咸豐元年，十三歲。

粵匪竄宜昌，守敬與祖母避亂長陽

朱宗灣李姓家；母率先三避於漢陽河羅家坪，中途被賊搶去衣物數箱，祖父則在家不出。亂後復歸，家中什物皆在，緣粵賊經過一日即去，鄰人古樸，不知有劫搶事。

壬子，十四歲。

從朱先生（鳳池）讀，先生時文爲一邑名手

，以守敬不願讀庸爛時藝，惟喜陳大士稿及諸名家文，乃刮目相視。時因亂累年無縣府考，是年始開縣考，守敬初應試，終覆第十三名。

癸丑，十五歲。

朱先生移館下鄉，祖父以鄉讀費重，囑守敬

在家讀。

甲寅，十六歲。開府試，祖父未允赴試。

乙卯，十七歲。祖父以祖母年已高，母一人難以支持家務，

乃擇期爲守敬成婚。婦李氏，柔順有婦道。

丙辰，十八歲。

高要馮展雲（譽驥）爲湖北學政。時已三屆

未開考。八月院試，守敬請於祖父赴府補考，三就院試，皆不售，及歸，閱已售者之文，均不出守敬右，何以屢不得？因思馮學使工小楷，頗重字學，而守敬書法草率，故爾見擯。

丁巳，十九歲。

時江陵朱先生槐卿（景雲）工書，在許姓家

教字，兼課文，守敬乃私倩介紹，從朱先生附讀。已入塾，祖父始知，甚不以爲然，經外舅李公（宗允）解勸始允。而朱先生精力絕人，每夜必雞鳴始就寢，守敬素弱，不勝其苦。且每

當就枕時，必出一題，口占半篇始眠，故每當考試，他人未脫稿，守敬已交卷，蓋素習慣也。五月縣試，初覆第一名，終覆第二名。七月府試，五場皆第一名，十月院試，入學，仍馮學使也。是年長陽譚先生力臣（大勳，）常往來館中，與房東許滋生及朱先生論古，蓋譚先生曾館於江都汪孟慈家，得庸甫（中）先生緒論，守敬每側聽之而欣然，蓋守敬得聞國朝諸儒之學，自此始。

戊午，二十歲。時省城克復，開科舉，守敬隨朱先生入闈，不中。是年有太平孫君玉堂（璧文，）避亂宜都，在太平會館授徒，其人勤學不倦，因與之交。適餘杭鄭譜香（蘭）亦避亂至宜都，租余屋居之，因其晒書，得見六嚴輿地圖，假之，而

與孫君各影繪，無閒昕夕，余成二部，孫君亦成一部，譜香知之，乃大激賞。會譜香以吾屋差小，不能容，移居於向豕巷，而以吾屋轉租元和顧子山（文彬），顧本吳中文豪，見余好古，亦大加青眼。

己未，二十一歲。又開恩科，守敬亦入場，不中，長子道承生。

庚申，二十二歲。朱先生以明年拔貢爲勛，及歲試壹等，而同人忌甚，以爲來年必獲選。

辛酉，二十三歲。是年試拔貢，守敬以忌者造謠，遂決意不赴考。

壬戌，同治元年，二十四歲。正月，次子德承生，余以謀生

無術，乃設館授讀，計束金四十千，而弟婦病甚。守敬以祖父年邁，不忍須臾離，擬不赴鄉試。至七月初旬，學師力勸之，不得已，遲至十二日始成行。泊入場，因小雨人多擁擠，不能取次應點，而已入龍門者，不能復出，於是露立龍門內，至初九日黎明，方應點入號。時困倦已極，加以腹瀉，未及收拾考具，題紙已下。首題爲『古者言之不出兩章，』初擬爲八比，恐精力不繼，乃爲兩大比。十六日畢場，卽買舟歸，榜發乃獲中第八十名舉人。主考爲海鹽顏雪廬（宗儀），茶陵譚文卿（鍾麟），房師爲納溪癸卯解元宋海樓（文觀）。當填榜時。鄭譜香以關道在座，乃顧主考及房官言此人年少好學，他日必爲傳人。是年冬，赴禮部試，由陸路至樊城，遇遂溪陳一山（喬森）

，傾蓋之際，如故相識。一山故將家子，好馳馬試劍，逾壯始折節讀書，目光炯炯，豪邁絕倫，與余性情不同，而志趣合符。

癸亥，二十五歲。

正月入都，寓荊州會館。由一山得見文昌

潘孺初先生（存），歸善鄧鐵香（承脩）同年。孺初精詣卓識

，罕有倫匹；鐵香卓犖不羣，皆一代偉人。守敬得聞緒論，智

識日開。一山又所至延譽，於是都中之士，多有知守敬之名者

。會試報罷，已在肆廠買得未見書盈車，仍遵陸歸。時年少未經

歷練，由家丁雇一三套車，老馬瘦騾，本不堪長途，又加以久

雨溜泥，沿途雇馬騾牛幫駕，中途又買一騾，未至樊城，騾復

斃，每日半夜未能抵站，辛苦萬狀，幸出都時尚有百金，至樊

城已罄盡，假貸同行者，由襄河展轉至沙市而歸。其時家有盤

龍堰租穀七十碩，鄧家店租穀三十二碩，漢陽河羅家坪租穀八碩，又有正街舖面一棟，臨清江老屋一棟，閒壁新屋一棟。祖父以先三爲洋煙所染，欠有私債，恐不克負荷，乃延請枝江戶首等與先三分爨，公估分派：以盤龍堰穀劃出二十碩，又以鄧家店租穀三十二碩，作爲祖父母及母養饘之資；其有逐年所欠親友會賬，則於正屋舖屋交母按年還清後以作養老之資；守敬與先三則分盤龍堰穀各二十五碩；其老屋深寬，新屋小而未成，則以羅家坪租穀八碩補之。議定，祖父母及母皆仍住老屋，守敬初拈鬮得老屋，先三得新屋，及穀八碩。先三以新屋僅有舖面一重，後一重有起架無裝修，不能居住，無力補築，欲與守敬互易，祖父不允，意以老屋與先三必不能守，而祖母及母

無住處，故守敬乃婉勸云：『先三得新屋不能脩理，又有私債，不待移屋，已將抵夙負，若老屋有祖父母及母同住，何人敢買此屋？』祖父始允。於是守敬假貸親友，裝修兩房，移居之。先三則於老屋前開米舖謀生。守敬旋即設帳授徒，年不過數十千。

甲子，二十六歲。冬，又擬入都應會試，苦無川資，乃襆被

由沙市搭內河船閒關到漢口鄭譜香觀察處假銀百金而歸。其時

先三負債無可抵償，追索急，乃以五十金與之，而自携五十金，與

枝江新舉人彭雲峯（大興）同行入都。至樊城，則車價昂貴，

乃兩人同雇一轎車。及過新野縣，天大風雪，車沿清河行，向晚離車站尚十餘里，黑夜路迷不能行，各停車燃燈，而雲峯帽爲風吹落，彼欲下車覓之，余下車簷力阻。旋余因車夫一人不

能燃燈，乃下車當風，及燈燃開車，而車箱中不見雲峯！衆欲行，余堅謂必專人回頭覓之，既停一時，專人回報無蹤，各車皆欲行，余不能復阻。及到店，則已深夜，衆皆倦極思臥，且云彼當到村莊覓宿，明日赴縣報案可也。余以爲夜臨深河，未有村莊，必失足落河，時嚴冬水涸，落河當在河岸邊，或不死，若至明日，必凍死，乃懸賞車夫及所帶家丁與店主人回頭沿河照之。至原停車處不數武，則見河邊有黑影一團，岸高數丈，無路可下，回報如此。余又督店主人用大繩吊人下，則雲峯在焉，奄奄一息，不能語，以薑湯灌之，方明始能語，是時若再停數刻，則已殭矣。於是衆皆歎守敬之義，而雲峯乃怪余不久候而開車，余弗校也。

乙丑，二十七歲。

正月抵都，寓荊州會館。是時南皮張文襄

（之洞）爲翰林。提倡風雅，大會天下名流於城南陶然亭，守敬與陳一山名與焉。守敬以爲迹近標榜，不赴，厥後南海桂君文燦有記刻其集中。三月會試，薦而不售。是時都中友朋均勸余留京，余亦以都中爲人文淵藪，樂與賞奇析疑，爲學問進步，並非爲他日發迹計，蓋其時已屏除時文於意計外矣。四月，考取景山官學教習，鐵香遂招住其寓中。及鐵香告假歸粵，乃就東草廠胡同太平蘇君次屏（維翰）館，教其子讀，假太平會館爲學堂，每日散學後，徒步到琉璃廠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，及歸，街上已寂無行人，到館則漏三四下矣。蓋東草廠距琉璃廠路逾三四里之遠，旁觀多非笑之，惟蘇君於守敬無閒言。蓋蘇

君之爲人慷慨好義，待先生至恭且敬，又欲出貲爲守敬捐主事，已上兌矣，經孺初先生力阻，以爲守敬旣得景山教習，何必捐主事長無出頭之日？乃囑蘇君以其貲改捐他人，然已損失不少。厥後因其子性拙，讀書無進境，而鐵香返京，乃力辭次屏館，仍主鐵香家。是時鐵香亦好金石，每日游市上覓所得，其精者歸鐵香，其次者守敬收之，緣守敬無力買精者，然飲食之費，租屋之費，皆鐵香任之。計鐵香亦非殷實富人，每年不過得其叔津貼數百金，而以之養吾間人，其志非尋常好客之比。

丙寅，二十八歲，
教習期滿引見，以教職用，於是希望皆絕。

丁卯，二十九歲。

是年住宜昌會館，因湖南友人言山西高平

知縣龍君皓臣（汝霖）求都中淵雅之士爲其子授讀，束脩年六
百金，力薦守敬，乃束裝赴之。及至未數月，則捻匪擾山西，
警報日亟，龍君乃著材勇押其輜重赴河南清化鎮寄其友人家，
守敬因與同行。及到清化，則離匪不過一日程，市上恐慌，移
家者十室九空，幸有車夫係京中人，乃雇之而星夜趕站，抵都
門，則捻匪已至白河矣。歲暮，仍寓鐵香家。

戊辰，三十歲。三月，應會試，仍薦而不售。是科首題爲『

畏大人畏聖人之言』二句，余文僅三百餘字，示同人，皆驚服
，以元許之。時蘄州黃雲鵠（翔雲），武昌范鶴生（鳴和）兩
先生，見余文，歎爲高古絕倫，已云：『場中考官未能識，惟
福建林天齡江蘇蔣彬蔚二人能識之，若君卷落此二人手，則必

出房，但總裁中有一旗人，若落此人手，恐亦未必賞之。』及榜後，知果在蔣公房中，而派於旗總裁分下，果不以爲佳，蔣公又力薦，且云：『我房中只中此一人，亦所情願。』而總裁乃復示云：『君湖北卷中若復中有一人，可以易之；否則他人房中卷已定，不能易也。』蔣公復查房中擬中卷，只守敬一人，乃罷。榜發，猶復批落卷數百言，以古作者許之，並訪守敬寓所先施之。及守敬答拜，其時新進士多謁蔣先生者，先生皆辭以異日，守敬不安，欲辭出，先生慨然曰：『君之文首場旣簡古，三場條對，且有正原問之誤處，非績學有素，何能有此，當與吾爲文字友，何敢以師相視，彼諸生皆揣摩時墨得售，何敢與君並論。』因留飯，且出所藏金石文字使品隲，其虛懷真不

愧古人。厥後守敬復入都訪謁，則已歸道山，失此知己，常用鬱鬱。時雲鶴先生每挾吾落卷到酒館，出以示人，言我湖北今年有此落卷，觀者皆大歎惋，濟寧孫萊山先生（如僅）尤爲激賞。是年仍寓鐵香家，常與孺初相往還，凡學問流別及作文寫字，得其指授爲多。夏間聞祖父老病，卽束裝由海道歸，而祖父已於四月棄世，停柩堂中，到家後，以葬資無出，先三則欲賣盤龍堰田以爲費，緣此田本有縷二十碩是祖父母養老田也。余謂：『一賣此田，則祖母養饋有缺，且他日不諱，又將何以措辦？』乃議加佃人庄錢，不允則換庄，仍租七十碩，蓋其田本老租，甚膏腴也。議定，乃葬祖父於龍窩祖塋。計余留京三年，妻李氏領長次子女四人住老屋旁，每年只分租二十五碩，

及余歸，而無一欠債貽我，問其何以爲生，則每日食菜飯稀粥，或番薯以充飢，又不足，則以針黹紡織補之，此中苦况，何堪設想，吾子孫其記念之。

己巳，三十一歲。

在家授讀，學館在新街姜姓空屋中，束金

仍不及百千，而火食皆由家中自備，其苦不堪縷述。緣吾邑爲荊州末縣，向來讀書人少，且貧苦居多，大約年四五十千卽爲好館，其能得百千者甚少，守敬以舉人授讀，特別，亦不過爾爾。是時除碑版之外，兼習經史，爲論語事實錄成，刻之，亦間有小學記錄，今不存。

庚午，三十二歲。

在外舅家授讀。是年江水泛漲，街流屋宇

無算，而家中老屋將傾，乃措資買舊材改築之，是歲同邑張小

雲鼎煌中舉，約其入都應會試。

辛未，三十三歲。 二月至都，寓鐵香家，三月入場，首題爲

「信近於義一章」，房師爲伯都訥于中丞次棠（蔭霖），得余卷

亟薦之，謂三場一律，非績學之士不能，及榜發，仍不中。次

棠先生深惜之，既知爲余卷，乃向同鄉畢東屏（保釐）云欲余

留京，就其家館，拳拳之意，至爲可感，而余因家計艱難，決

意歸。時在都中搜求漢魏六朝金石文字已略備，而無後魏廬無

忌脩太公廟碑，車過汲縣北約數里，路旁有太公廟碑在廟前，

田中無碑亭，及車到站，月頗明，乃携氈墨獨自返太公廟拓之

，並拓碑陰，及回店，則同行已鼾睡矣。次日得知，皆非笑之

，此事載於黃雲鵠集中。歸家，則日用益窘，已負公債，適鄴

家店田有人出重價謀購之，乃與先三商議賣之，而以其半償債，又爲母預製棺木，以其餘錢存於張裕興家備日用，六月，三子蔚光生。

壬申，三十四歲。

復在家授讀，是年始謀刻望堂金石。

癸酉，三十五歲。

仍在家授讀，是年冬，又擬入都應會試，

乃雇本縣脚夫四人，坐兒子更換赴樊城。及至，則車價既昂，又不能待，卽以車夫前進至襄城，遇雲南兵部火牌車，乃商之，搭車簷而略幫其費。向例，雲南舉人由兵部火車入都，按驛更換，而同行諸人皆初入都者，不熟人情途徑，每以守敬與驛站交涉，日日口乾唇焦，不勝其勞。至保定，乃雇一牛車，單身入都，仍寓鐵香家。

甲戌，三十六歲。

會試又報罷。是時錢塘譚仲修（廷獻），

山陰李蕤客（慈銘），桐廬袁爽秋（昶）皆在都，與孺初鐵香

一山文酒往還，極一時之樂，守敬雖急欲歸，皆勸過夏而後行。又因同邑張雲陔入都欲販磨菇皮貨回湖北貿易，余以張君舊友，又以是時磨菇皮貨價廉，乃向孺初假八百金使雲陔由海道至漢口賣之即返都，蓋守敬素謹慎，不妄交友，故孺初信之，孰知張君過漢口未賣貨，徑歸宜都，而以錢填其店虧空。屢催其兌銀入都，久不報，而孺初省衣節食數十年，祇有此數，雖不以責我，我何以自安？會先帝龍馭上賓，同人皆勸余留京，以爲恩科伊邇，何必急歸。

乙亥，光緒元年，三十七歲。是年得家信，言祖母老病，乃決

爲歸計，七月同大埔何子峨（如璋）出天津，子峨乃徧告天津商人，言余善書，卽僦居於鄭君蘭行中，不半月遂得潤金百五十元，時天已漸涼，聞海上風濤，秋冬爲大，又因天津友人及子峨致書於上海同鄉爲我吹噓，因急欲赴上海，友人以余初浮海，皆勸坐官艙，乃搭大沽輪船。初入船，則見江陵鄭君半香（士灼）弟兄在前艙，余在後艙左邊，及出海口，則左邊日照甚熱，乃自移於右邊。是夜忽聞霹靂一聲，驚醒而視，則床前有船頭直衝而入，離身不數尺，水瀼瀼入，蓋司船者不慎，而與別船相撞所致，幸離岸不遠，轉舵泊洲上，而以船中人移入武昌輪船中，及鄭君等來視，皆擡舌不下，云若非吾自由左而右，則骨已粉碎矣。同人皆賀余有此幸福，他日必有善果。及抵

上海，投書各處大抵皆以尋常賣字人視之，無主顧者。閒游市上，遇仁和龔孝恭（橙），與之傾談，知爲龔定庵之子，段若膺之外孫，學問堅僻，而頗有新解，雖以其外祖，尙有微辭，而深服守敬金石之博。時所携碑版，盈箱累篋，龔君豔之，欲盡觀而擇購焉。龔君以余所住棧房逼窄，不便展閱，乃爲移於大棧房，其棧費及火食皆龔君供之，萍水之逢，慷慨如此，不可謂非大手筆也。未幾得家信，則云祖母已見背，乃辭龔君急搭輪歸家，則祖母已停於中堂，而我出門時所交於先三之款在張裕興者已罄盡，先三乃議將正街鋪賣之以作葬費，緣此屋本爲祖母防老費也。幸守敬在都中行時已得友朋贖金，又在天津所得筆資，及上海所得龔君碑版價，尙有存者，守敬持議不賣，

而獨任葬費，亦擇龍窩祖塋地安葬焉。

丙子，三十八歲。是時先三因所開米店逐年虧累，見屋前租於長陽晏益泰開紙行者頗得利，而其行亦歇業，乃創議開紙行而無本，守敬乃假之本族人，得二三百千開張，而先三是時煙病已深，不能經理，守敬乃身任之。是年陸續刻望堂金石，東湖饒季音（敦秩），招余至其家，同撰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。

丁丑，三十九歲。仍在家開紙行，是年望江倪豹臣（文蔚）爲荊州知府，續脩府志，延守敬爲編纂員。時輯楷法溯源成，得倪公助刻書費，又得季音及同邑諸友扶助，遂鳩工刻之。

戊寅，四十歲。招門人熊崗芝（會貞）授三兒讀，屢年紙行雖有微利，而祇可資先三一家之用，吾則仍別求薪水，猶不足

，適楷法溯源已刊成，省中友朋頗有欲購此書者，乃決意舍紙行交先三自理，而携板至武昌爲賣書計，因隻身出門，經理無人，龔氏歸，並長子必鈞，携以自隨。

己卯，四十一書。

因石君子韓吹噓，賣書亦頗得利。豹臣太

守知余在省垣，以其叔祖模古今錢略稿本付守敬使刻之。是年

冬，得山西冀寧道王鼎丞（定安）同年信，言山西巡撫曾沅甫中

丞（國荃）開書局，聘余爲總辦，九月，携眷入都，而以板片交

張玉生。及至都，時孺初住雷陽會館，守敬遂依之。旣而鼎丞

亦入都，初晤卽意見不合，久之，益齟齬，時空手入都，距會

試尙遠，進退維谷，而孺初力任資斧，囑余不隨鼎丞去。孺初

以窮京官自顧不暇，而嗇衣減食以濟吾困，此情此境，不堪回

首，記之以告吾子孫，其恩不可忘也。是年除日得出使日本大
臣何子峨欽使信，招余渡海爲隨員，乃覆信明年會試後赴之。

庚辰，四十二歲。

集帖目錄十六卷成。是年二月移居東北園

東莞進士黃燮雲（家駒）館中，先是吳荷屋有帖鏡一書，凡宋
以來集帖皆詳載，所收之帖細目，爲南海倫孟臣所得，既而失
之，余乃與燮雲日日携筆墨於琉璃廠各帖店抄集帖目錄，又訪
之收藏家補其缺，兩人昕夕商訂，情意契合，遂聯爲姻婭，以
三女許字其子志孚。三月會試，首題爲『吾與回言終日一章』，
在場中與麻城袁玉穀聯號，袁以時藝名家，爲漢陽教諭，堅欲
閱吾稿，見則大加激賞，曰：『名下無虛士，不意時文亦精能如
此。』及出場，則同鄉諸先達皆能誦余入手二比，蓋由袁君記

之而傳抄也。新建許仙屏（振禕）見之，以會元相許，榜發，仍不中，聞闈中得余卷亦擬元，而檢三場策卷不得，黜之，豈非命也耶。四月，仍攜眷由天津至上海渡海，赴何子峨欽使之招，及抵東京，則何欽使方與副使張斯桂爲爭調隨員大有意見，屬余暫住使館。緣各使臣有正副二人，多不合，議並裁副使，時已將及瓜期，故屬余靜候。未幾則正副皆換，接任者爲仁和許竹簣（景澄），故何公同年，又爲余友李蕤客之門人，孺初與鐵香知余在日本尙未受事，乃交向許公說項，允之，已出奏矣，及許至上海，則丁艱歸。

辛巳，四十三歲。

正月，以出使英國參贊遵義黎純齋（庶昌）

充日本欽使，而與何公及守敬皆素不相識，先容無人，乃請於

何公作歸計。時離家已兩年，先三已於去年十一月晦日病故，且有虧累，焦灼萬分，而黎公尚在倫敦，計歸國引見後至日本，爲期尙遠，乃詣何公商之曰：『守敬自渡海及至今日，一切盤費日用，負公不少，守敬嘗至張公處談論，亦似無惡意，何不使人探之，如允調守敬爲隨員數月，則歸家有費，亦不至再累公。』乃使署中繙譯楊君星垣（樞）以欲調守敬試張意，及談次，張乃大笑曰：『吾聞楊君楚中名士，何君招之來以爲上客，吾何敢以隨員屈之，早知楊君肯就此席，何君胡不言之？』於是乃合辭出奏受事。及黎公歸引見後，則使館自參贊以下一人不留，唯留守敬與長崎領事余君（璫），余不解其故，館中人以爲采余虛聲而得之。及黎公到橫濱，何公以守敬爲黎公奏

調之人，着至橫濱接待，守敬往拜，則見故人張廉卿（裕釗）之子靜廬（沅）在焉，並有廉卿一信，屬守敬爲管束，乃知廉卿與黎公爲兒女姻家，其子卽黎公之女壻，黎公所以奏調守敬者，爲廉卿之力薦也。守敬接待黎公卽返，張君隨余到東京，次日黎公入使館，則頗有申飭語，謂吾向不聽旁人言爲愛憎，意以守敬招張君先入使館有私也。守敬聞之，乃言『彼爲我同鄉故人子，其父且有信屬我管束，彼欲同我赴使館，何可拒之？守敬與公素不相識，因廉卿之薦而留此，廉卿必向公言楊某之生平而公始允之，今初見，卽以齷齪之行相詰責，公亦知左手持天下之圖，右手扼其吭，有識者不爲，請從此辭，勿復多言！』守敬卽束裝待發，而黎公乃向何公道歉，自任出言無狀，

請何公爲轉圜，何公言『楊君素懷氣節，去志已決，公必欲留，請公自向楊君言之』。黎公乃至余室，面慙而謝過，且言『余此來無襄事之人，滿擬藉君贊助一切，昨日鹵莽，幸勿爲罪』。守敬乃以其言告知何公，及詢之同來隨員，乃知黎公之待其隨員常無狀，而又隨自認過，何公乃勸余且留之以觀其後。其時館中隨員皆立而回話，守敬與約並坐而談，黎亦允之，旣而始知黎無城府人，其語言不檢，頂撞不校，且常受挾制，又不善計算，往往吃虧而不敢言，見余所爲日本訪書緣起條例，則大感動，遂有刻古逸叢書之志。

壬午，四十四歲。先是余初到日本，游於市上，覩書店中書多所未見者，雖不能購，而心識之。幸所携漢魏六朝碑版亦多

日本人未見，又古錢古印爲日本人所羨，以有易無，遂盈筐篋。及黎公有刻書之議，則日日物色之，又得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抄本，其時立之尙存，乃按目索之，其能購者，不惜重值，遂已十得八九，且有爲立之所不載者數百種，大抵醫書類爲多，小學類次之。於是由黎公擇取付梓人，屬守敬一人任之。守敬日與刻工磋磨善惡，又應接日本文學士，夜則校書，刻無寧晷，日本詫爲萬夫之稟，且上新聞報中。是時與日本文人往來最密者，巖谷修（一六），日下部東作（鳴鶴），岡千仞（振衣）。石印初輯寰宇貞石圖成。

癸未，四十五歲。

部選黃岡縣教諭，黎公以公文咨鄂督，言

守敬有經手事件，請委人代署。是年仍經理刻書事，日本刻書

手爭自琢磨，不肯草率，尤以木村嘉平爲最精，每一字有脩改補刻至數次者，穀梁傳一部，尤無一筆異形。傳至蘇州，潘尙書伯寅（祖蔭）李廉訪梅生（鴻齋）見之，驚歎欲絕，謂宋以來所未有，國朝諸家仿刻不足言也。而日本人亦服我鑒別之精，每刻一書，先擇其藝之絕高者爲準繩，餘人規模筆法既成而後使動工，故雖藝之次者，亦有虎賁中郎之似。然吾每至其家，閱工人所刻之板，不用印刷樣本，卽以白板分好惡。猶記一日我到其店，排坐十八工人，其店主人云：『我國工人皆苦先生眼力之精，不能一毫假借，今此十八人中有一領袖，先生試以十八板閱之，誰爲領袖所刻？如不誤，則真我國所未有矣。』余謝不遑，謂『此十八藝皆已經選擇者，未必能如市上之

測字，以鵲啄字，百不失一，雖然，請試之，不效勿哂也。」尋繹再四，拈一板曰：「此當是領袖所刻！」其時合坐起立，拍掌之聲如雷，次日新聞出皆詫爲異人。又黎公本文章之士，於古書源流不甚了然，當初議刻叢書時，我卽自任爲黎公每部代作一跋，而不署我之名，黎公則笑云：「我自有我之跋，君自爲跋可也。」及爲原本玉篇跋，各成一通刻之，黎公寄伯寅尙書，回書則云：「君旣囑楊君任刻書，卽請楊君代作跋，何必以空文爲重儻？」而黎公赧然，遂皆不自作跋，亦不願守敬作跋，故叢書如玉燭寶典正平論語史略諸書，均有筭記，皆輟不刻，至今尙存守敬篋中。

甲申，四十六歲。

古逸叢書已成，督印百部，黎公以贈當時

顯者，皆驚爲精絕。其實所刻之書，不盡要典，如蔡刻杜詩，廣東尙有刻本，莊子注疏亦載道藏輯要中，而慧琳一切經音義，楊上善太素經等書皆未刊，頗爲遺恨，然黎公作主，何能盡如我意。是年四月差滿，得家信言母病促歸，卽於五月同岡千仞父子及書估王惕齋至上海。李梅生知余到上海，函招余至蘇州一會，蓋梅生素未謀面也，乃與岡君同到蘇州，又到顧子山家，縱觀李顧兩家所藏。時岡君欲游杭州，余以母病卽歸，而赴黃岡教諭任，迎養母於學署中。是年歸後，由黎公使出奏：『該員學問優長，與東土士人交接，甚有聲譽，請以知縣遇缺卽選，並加五品銜。』

乙酉，四十七歲。

是時長洲彭中丞勺庭（祖賢），方脩湖北

通志，而沿革一門無人任，乃招余任之，以崗芝爲襄助，未歲事而彭公病歿，遂輟脩。

丙戌，四十八歲。正月，招崗芝來黃授三兒讀。二月，又入

都應會試，不中。四月卽歸，乃與崗芝同起草爲隋書地理志考證。自是始絕意科名，專心著述。孫先棐生。長子出。

丁亥，四十九歲。崗芝以其親老，決意辭歸，乃以隋志初稿別寫一分付之，而自檢各地志編入。

戊子，五十歲。築黃州鄰蘇園以藏書，其城北卽東坡赤壁，

故以名。是年母七十壽辰，爲三兒蔚光完婚，延丁棟臣（兆松）

援讀。又倩方鶴書（炳堃）襄校古詩存，其書仿烏程嚴鐵橋

（可均）全上古三代秦漢晉六朝隋文之例，以古詩紀爲藍本，

各著所出，缺者補之，謬者刪之，書成一百二十卷。是年學使

爲商城張劭予（仁黼）奏保學問淹雅，士林推重，部議加一級

己丑，五十一歲。

與棟臣起草爲漢地圖未成，又增訂隋志稿

庚寅，五十二歲。

崑芝以隋志稿來，與余稿多異同，乃參互

爲第二次稿。

辛卯，五十三歲。

補嚴鐵橋古文存二十卷成。孫先淋生，長

子出。先梅生，三子出。

壬辰，五十四歲。

又校隋志，爲第三次稿，初刻鄰蘇圖帖。

癸巳，五十五歲。

嫁三女，孫先橘生，三子出。買黃岡展家

湖田，續刻鄰蘇園帖。

甲午，五十六歲。

始以隋志寫淨本付梓人，是年在省買芝蔴

嶺舖屋。

乙未，五十七歲。

隋志刻成。是年七月，因長女於去年自宜

都省視，逾年欲歸，遂送之上省趁輪船，及至省，船未到，忽聞母病，亟又携女返黃，及至，則母柩停堂中矣，哀哉。八月，以母柩厝堂左後，即赴宜都本籍卜地，久不得當，至十一月初歸，途經沙市時，宜昌饒君慎之開稅舖於此，又故家鄧姓，率余舊友，多有求余書者，余以扶柩葬母需費，乃留一月，得五百千而歸。

丙申，五十八歲。

正月又取道沙市，得慎之信，謂前福建提

督張月樓（開松）求余寫其父母墓碑，並撰文，以四百金爲潤，乃赴宜昌，寓慎之家，並爲其父母書墓志。六月始返宜都，卜葬地數月，終不得當，乃決計入三管筆祖塋，葬期定於十月六日，九月赴黃州，安排扶柩事，時已中旬，計程恐不及期，乃致書梁星海（鼎芬）懇求張文襄以小輪拖柩赴宜都，文襄允之，以小輪開下黃州，拖上宜都，十月朔日抵宜，匆遽營葬畢，已歲暮矣。

丁酉，五十九歲。先是長子回宜都，至此病已深，而吾急欲

返黃州，不能久待，乃留妻李氏照拂，而率次子返黃。又以資斧罄盡，家用維艱，卽赴上海爲賣字計，寓洋行街陳源盛棧，以其主人陳雁初（光第）舊友也。雁初乃徧告其同鄉及南洋新

加坡諸僑商，亦頗有所獲，而長子已於二月死矣。六月歸黃州鄰蘇園。計守敬蒞黃岡教官，其地雖爲湖北科名之最，而工時文者多，爲樸學者少，伏處江濱，自送考外，絕無同志者，自是又理舊業，檢點藏書，擬刻日本訪書志及留眞譜。

戊戌，六十歲。八月，三子入學，以長子已葬，媳鄒氏及兩孫先斐先楸仍留宜都，無人教養，乃同龔氏返宜都，擬携之返黃州，適橫溪有房屋一區，頗寬廣，亦有隨田一碩餘，價頗廉，友人皆勸余買之以爲歸根計，至十二月始成，而無錢以償之，乃致書於黃州，着二兒攜貲至宜交兌。

己亥，六十一歲。正月，方脩整屋畢，得張文襄電招余充兩湖書院教習，二月卽赴武昌就館，任地理一門事。

庚子，六十二歲。是年仍就書院館，信致周芝，囑其來省襄校，及起草爲各地理書，自是以後，周芝每年來省，贊助刻漢書地理志補校及晦明軒稿成。是年爲柯中丞異庵（逢時）刻大觀本草。三子食餼。

辛丑，六十三歲。是年仍就書院館。六月二十日得黃信，妻李氏患痢疾，趨回醫治無效，七月二十一日長逝。八月，著三兒回宜都卜地，買得龍窩寶塔旁地。刻日本訪書志及留真譜成。

壬寅，六十四歲。三月，雇民船裝柩，著二兒隨柩由大江回宜，著三兒先期到宜，安排一切，到宜後，將柩起於橫溪所買屋中，電下，余由省搭輪赴宜，會葬畢即返武昌。是年改書院

爲學堂，而別立勤成學堂，奏保守敬爲勤成學堂總教長，而議築學堂於花園山，余因買橫街舖屋暫居。九月，買菊灣破屋，略脩飾而移居焉。蒙學使蔣式芬奏保，以學術淹博，後進師資，研精考古，至老不衰，爲湖北師儒宿學之冠，加四品銜。是年冬，刻大觀本草成。叢書舉要二十卷寫成待刊。叢書之刻，起於宋代，逮國朝海鹽顧氏始爲彙刻書目，仁和朱氏續之，宛平傅氏再續之，至常熟朱氏目覩書目而大備，然惟顧氏之書稍有別擇，以下則多濫收，且有本非叢書而有子目者，亦列入之，殊爲猥雜。余乃分爲內外二篇，以醇正典雅者爲內篇，駁雜而鴻博者爲外篇，其餽釘淺陋者刪焉。

癸卯，六十五歲。

於菊灣起書樓。是年開經濟特科，總督張

文襄巡撫端午橋（方）合詞保守敬名居第一，云：『老成碩望，博覽羣書，致力輿地學數十年，於列朝沿革險要，洽熟精詳，著書滿家，卓然可傳於世。』刻壬癸金石跋成。三子捐江蘇知縣。

甲辰，六十六歲。

水經注疏稿成。酈氏水經注沈霾千載，至

明代朱謀璋乃爲之箋，然獨闢蠶叢，始導先路，國朝全謝山（祖望）爲七校，遺書未刊。同時趙誠夫（一清）有注釋，亦未卽鐫板。至乾隆間，戴東原（震）入四庫館，始云以永樂大典本校刊，辨明經注混淆，刪正四五千字，海內學者，翕然從之。至嘉慶間，趙氏刻本出，而所校乃與戴氏十同八九，趙氏未見大典本，安得與戴氏悉同，而其所據訂正者，一一皆出原

書，其非蹈襲他人可知。全氏之書又最後出，多與趙同；兩人生前互相推挹，其從同不足怪，而亦間有與戴氏特出之見合者，未必非校刻者之所爲，或遽嗤爲僞作，亦過也。余研尋有年，乃知戴之襲趙，證據確鑿，百喙不能爲之解。至酈氏之闡奧，諸家多有未窺，間有酈氏不誤，諸家改訂反誤者。國初劉繼莊（獻廷）擬爲水經注疏而未成，道光間沈文起（欽韓）亦有此作，未付刊。余乃與崗芝發憤爲之，疏釐爲八十卷，凡酈氏所引之典，皆標所出批於書眉行間，凡八部皆滿。孺初先生嘗題余初稿云：『楚北楊君惺吾，博覽羣籍，好深湛之思，凡所論述，妙悟若百詩，篤實若竹汀，博辨若大可。尤精輿地之學，嘗謂此事在漢以應仲遠爲陋，在唐以杜君卿爲疏，此必有洞

見癥結，而後敢爲斯言，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。所撰歷史輿地圖，貫穿乙部；隋書地理志考證，算及巧曆；而水經注疏神光所照，直與酈亭共語，足使謝山却步，趙戴變色；文起梅村，未堪比數，靈緼歲久，煥若神明，曠世絕學，獨有千古，大雅宏達，不我河漢。『此先生己卯冬敍語，愛我之深，不覺推之逾量，至此二十餘年，先生墓木已拱，而吾書方成，過情之譽，何堪告人，期許之私，聊以志知己云耳。刻前漢地圖成。

己，六十七歲。

刻水經注圖成。爲水經注圖者，國初有黃

子鴻（儀）其書不傳。咸豐間，汪梅村（士鐸）始爲之圖，胡

文忠爲刊行，顧其學未博，且未見戴氏本，（以悔翁筆記渙水

條知之。多有憑臆移置，左右易位者，未足爲酈氏之功臣。而全趙戴又但憑今圖以律酈書，恃其所學，略觀大意，遂下雌黃。故余爲此圖，皆循酈氏步趨，必一一證合，以書考圖，以圖覆書，無不脗合，而流移變動，如指諸掌，乃知酈書細針密縷若蛛網，絲毫不亂。上虞羅叔蘊（振玉）得吾書歎賞之，謂吾地理之學與王懷祖（念孫）段若膺（玉裁）之小學，李壬叔（善蘭）之算學，爲本朝三絕學，推挹過當，但不知後世以爲何如也。刻水經注疏要刪成，以水經注疏券帙浩博，整寫不易，而吾年已邁，恐不能上木，齒芝寒士，亦未能任此巨款，乃爲要刪八冊，使海內學者，知吾有此書，他日有好事者得吾書而刊之，不至有趙戴之爭，此刊要刪之微意也。是年由提學使黃仲

跋（紹箕）照會爲學務處議紳。三子以充江蘇海運差使勞績，得保補缺後以直隸州用。

丙午，六十八歲。三月，兩江總督端午橋招余至金陵署中，

題跋所藏金石碑版。四月至上海，寓甘君翰臣家，時翰臣爲怡和洋行總辦，酷愛余書法，故邀余主其家，殷勤備至，並爲推薦同鄉，不憚齒頰，不兩月已得千餘元。翰臣又買余漢甘露銅螿，及隋元公，姬氏，董美人，尉富娘四墓志，復得千餘元。

五月歸家時，選授安徽霍山縣知縣，張文襄勸余暫赴任，皖藩沈子培（曾植）亦作書勸駕，自以年老不耐簿書并辭之。刻禹貢本義及重訂歷代沿革險要圖春秋地圖成。

丁未，六十九歲。改勤成學堂爲存古學堂，七月開學，仍以

余及順德馬君季立（貞榆）爲總教。八月，文襄入閣，諸教員大開保舉，守敬不聞問，文襄不知守敬三十年前已考得內閣中書，但請開去霍山縣知縣缺，以內閣中書用。是年由禮部侍郎陳寶琛咨舉禮部顧問官，湖北二人，一柯侍郎巽庵，一守敬。刻三國郡縣表補正及三國地圖成。

戊申，七十歲。先是存古學堂初開時，張文襄以此學堂爲最

高之級，自爲監督，而以提學使黃仲弢爲提調，及文襄入閣，而提學病故，部放高澤畬（凌霽）爲提學，此學堂旋置監督，守敬卽辭職，文襄乃電提學云：『楊君係湖北人望，不可令其賦閒，當仍舊奉薪，』於是以譯書名目，仍送薪水，其實並無書之可譯也。輯漢書二十四家遺注成，顏師古注漢書，世稱班

椽功臣，余以唐宋故籍所引漢書舊注，師古多所刪削，且多盜襲，卽如其叔遊秦漢書決疑十二卷，世所稱大顏者，索隱多引之，而師古每掩爲己有，且敍例並削，其書名不載，故特采輯以爲治漢書者考實焉。孫先齊生，二子出。

己酉，宣統元年，七十一歲。

三月，端午橋以所得金石增多

，招余再赴金陵，乃至上海，旬留數日至寧，又爲跋數十百通，返上海，仍住翰臣家，又賣字，其時守敬之字聲譽大起，求書者踵接於門，日不暇給，繼之以夜，六月天暑，擬歸，翰臣乃以其父母行狀付守敬爲墓志，此行所得，亦二千餘元，石印續輯寰宇貞石圖成，刻水經注疏要刪補遺及續補成，以要刪所錄間有謬誤者挖改之，又以續有所得，補刊二次，刻戰國，秦

，續漢，西晉，東晉，劉宋，蕭齊，隋各地圖成。

庚戌，七十二歲，刻北魏西魏地圖成，魏收北魏地形志多疏略

，亦多殘缺，補札記一冊。又收不載西魏地形，國朝南康謝啓

昆作西魏書，亦多疏漏，亦補札記一冊。刻望堂金石二集成，

三續寰宇訪碑錄十六卷成，已寫定未刊，輯古地志三十二卷，

未寫定，古地志皆有所受，非若後世方志大半附會不可依據，

惜其書多不傳，乾隆間金溪王謨有輯本，多遺漏，且引文選注

御覽等書，不標篇名卷數，尤費檢閱，故復爲此，使脩方志者

，有所準則焉。補漢書古今人表粗成，班表分上中下九等，論

者以其品隲未盡當，其事實甚著者，固皆甄錄，而迹涉幽隱者

，尙多遺漏，不知時代綿邈，在後世爲隱僻之人，在當時未必

非烜赫之夫，今一並採輯，不分等第，依韻編次，以便檢閱，亦尙論之資也。四月，買得舊材，改作芝蔴嶺舖屋，八月成。又以舊材尙未用盡，而菊灣老屋朽壞將傾，改作，至十二月成。是年又開通志局，以守敬爲纂校，刻明地圖成，孫先漢生，二子出。

辛亥，七十三歲，刻十六國及梁，陳，北齊，北周，唐，五代，宋，遼，金，元各地圖次第成。梁，陳，北齊，北周四史無地志，大體見隋志中，隋志本爲五代志也，然略而不詳，陽湖洪齷孫補梁疆域志，詳矣，而多無實據；嘉定徐文范南北朝輿地沿革表，用力尤多，然書缺有間，亦不免有臆度；汪梅村南北史補志則疏漏既多，武斷尤甚；余與固芝博稽故籍，其確

然可信者錄之，其無考者闕焉，此中頗費經營。八月十九日事起，有勸遠避者，然吾聞庚子北京之亂，出城者悉被搶劫，在城者猶多保全，吾書籍甚多，萬不能遷出，况民軍示文，秋毫不犯，遂堅持不出城主意。及二十一日，家人力勸逃避，乃使三兒率其子女及長女母子等先出，而吾仍以鎮靜爲宗旨。及是夕，有携槍三人入屋，聲言借盤費，非二百元不可，其時吾孫先楸在側，吾稍與辨論，則以槍向先楸以恐嚇之，卽與五十元，乃擲之地，又加五十元而去，於是闔家恐懼，皆勸吾行，次晨卽盡室以行，崗芝同行，而以家中書籍衣物等件交付舊僕數人看守。及顛沛出城，迴顧故長子婦鄒氏及其子先棐先楸等皆未出，門遂閉。時二兒住草湖門外別墅，不及通知，有熟識者，

乃告二兒二十日已率其妻子下黃州矣。不得已過江搭輪船赴上海，其時船上人擁擠不堪，無駐足處，三日夜未曾一瞥。及到上海，赴舊友甘君翰臣處暫息焉。翰臣乃爲租於間壁屋居之，一切床几器具並衣褥皆假之。眷屬先後至，又數日，得先棗先懋由蘄水來信，知與其母鄒氏於二十六日又出城，赴蘄水張家，以張姓爲先棗妻家也。天氣漸寒，衣褥皆單，米珠薪桂，計必不能經久，乃着三兒赴鄂，僅略移出衣箱數口，懷夾得銀元少許而出，其重要之書籍，皆未及携出，而城閉，比到滬，乃知日本寺西秀武請於黎都督，已有保護吾家書籍告示，粘貼門首，並加封條於室內，其示文云：『照得文明各國，凡於本國之典章圖籍，罔不極意保存，以爲國家光榮，茲查有楊紳守敬

，藏古書數十萬卷，凡我同胞，均應竭力保護，如敢有意圖損毀及盜竊者，一經查覺，立即拿問治罪。楊紳係篤學老成之士，同胞咸當愛敬，共盡保護之責，以存古籍而重鄉賢』等語。

九月初，有日本水野疎梅來謁余，願爲弟子，求金石之學，以詩贈余，其詞曰：『欽仰風容玉樣溫，胸無城府共談論，夏彝周鼎精稽古，秦碣漢碑遠溯源。介紹一生翰墨妙，奇書萬卷草堂尊，殷勤向我傳心畫，正是深高海嶽恩。』並敘云：『辛亥九月，我將航於清國，到鄂垣，從楊惺吾先生學書法，友人謂武漢戰爭方烈，甚爲危險，力止我行，我不以爲意。及開行入滬，忽聞楊先生避兵來此，欣然晉謁，請受業於門，先生以老辭，既而憫余好學之忱，許之。爾來日日親炙，猥蒙殷勤垂訓，

感荷何極，爰呈俚語，以鳴謝悃。『渠居高昌廟東亞同文社中，去余寓約十餘里，須步行數里，又搭電車二次方到，蓋其人寒士，每日飲食仍其友人安河內擔任，余因兩孫先梅先橘在滬無事，乃使其教日語，而留其午餐。水野因索余詩，余以素不能韻語辭之，而甘君之高誼，及寺西之關注，不可不記之以示子孫，乃口占之云：『七十老翁遭亂離，一家分散各東西，畢竟秦人多幸福，行行覓得武陵溪。奇書萬卷冠羣倫，（余藏書數十萬卷，海內孤本，亦逾萬卷。）愛惜殷勤到外人，（謂寺西請於黎都督得以保全。）遙望煙霧迷濛裏，呵護猶當有鬼神。（並詳注遭亂情形，書以贈翰臣水野，以爲他日紀念。）重陽時，復着兩兒赴武昌取衣物及最要書籍，十二日至武昌草湖門外，則城閉

不能入，三兒假得他人護照一通入之，二兒則住城外俟之。三兒入城，見城中守屋諸人無秩序，誥誡之，次日方擬出城，約二兒同入，望漢口火光彌天，兩岸炮彈如雨，落於足前者數矣，乃不敢復入城，及渡江中流，則有彈落於船側，水湧數尺，船幾覆，遂搭輪空手而回。嗣得先懋等信，知初四日其母在蕪水發病，初八日棄世，草草入殮，厝於屋後山上。自其母兩年前得瘋癱症，先懋左右服侍，親婢媪之役，手滌溷穢，夜必罔床而寢，無一夕離其母者，人皆稱爲孝子。此次艱難困苦，幾瀕於死矣，卒之能扶其母到蕪水目視入棺，亦不幸之幸也。及十月九日，驚傳漢陽已失，武昌民軍亦舍城而逃，余因思武昌既失，則我守屋之人未必不逃，屋中無人，逾數日必遭蹂躪，

復使兩兒赴武昌。至則見門禁嚴，難以進城，遂仍赴滬，枉費盤川，空勞往返，兩俱失之，眞晦氣也。蓋自到上海囑兩兒至武昌取物，已經三次，每次枉費錢文不貲，而自兩兒去後，吾每夜不能成寐，若有差失，吾命休矣，全家何所依賴？今幸日本人知余在此，尙有求余書者，所得潤金亦略可補濟，若余復死，則全家餓莩矣。吁！世之藏書者，大抵席豐履厚，以不甚愛惜之錢財，或值故家零落，以賤值捆載而入；守敬則自少壯入都，日游市上，節衣嗇食而得；其在日本，則以携古碑古錢古印之屬交易之，無一倖獲者；歸國後復以賣字增其缺，故有一册竭數日之力始能入廚者；天鑒艱難，當不使同絳雲一炬，若長此不靖，典籍散佚，則非獨吾之不幸，亦天下後世之不幸也。

。涕零書此，知我者其勿以不達笑我。

辛亥十一月十一日，鄰蘇老人記於上海虹口旅次。

以下會貞續述。

中華民國元年，（二月一日即舊歷辛亥十一月十二日）先生年七十四歲，寓滬上。民國成立，先生因水經注疏雖已成書，尙待校定，須參考各書，囑家人取歸稿，並將所藏圖籍一切連瀝。稿至，日發篋與會貞詳覈，每一卷成，猶恐有誤，當夜靜，置燈榻畔，在牀執卷，再三審訂，或通宵不寐。各界人知先生在滬，求書者絡繹不絕，又或持古書碑版請鑒定，兼乞作跋，日本人尤夥。孫先漢歿。

二年，先生年七十五歲，寓滬上。先生仍督會貞覆按水經注

疏，昕夕不輟。先生以三孫先梅頗誠篤，又資稟過人，將來當能世其家學，特鍾愛之，每出必令隨侍左右。九月，甘君翰臣約先生遊西湖，先生欣然携先梅及書卷筆墨至湖上，盤桓數日。先梅作遊記盈冊，先生顧而樂之。曾孫世麟生。

三年，先生年七十六歲。大總統雅重先生，三月，商之副總統，敦聘爲顧問，致書云：『擬延台端，借重顧問，際此國基新造，禮樂未興，端賴碩彥名儒，潤色鴻業，應請幡然就道，樹厥風聲，矜式國人，興起來哲，蒲輪在路，是所望於海濱大老也。』先生以年老無意出山，旋復函催上道，有『請趁早扶杖北行爲京華光』之語，先生未便深拒。洎入都，大總統優禮有加，復以參政相屬，先生謂政治學非所長，力辭不獲。每會

議，因時制宜者，先生莫不贊成，嘗提議編輯正氣集，發明忠孝節義，使國人有所觀感，識者歎爲扼要之論。先生常以名山之業爲念，因將滬上圖書次第運京，會貞亦於十二月來京相依，是年叢書舉要刊成。先是南城李觀察振唐（之鼎）謁先生於滬，一見莫逆，先生以此書初稿付之，觀察隨增補刊布。

四年，先生精神尙健，飲食步履如常，但便數，每向會貞言，恐不久於人世。一月九日，（卽舊歷甲寅十一月二十四日）寅時，無疾而逝。先生長身修髯，稟岸不羣，性方嚴，有所不可，雖名公鉅卿，毫不假借。強記善辯，每論一事，解一義，繁徵博引，委曲詳盡，聽者忘倦。嗜古成癖，書籍碑版錢印磚瓦之屬，莫不多方搜求，儲藏之富，當世罕匹。博學多通，高

自位置，嘗謂世無聖人，不在弟子之列。於地理目錄金石之學，尤擅絕長，各有著述數十種傳世。書法古茂，直逼漢魏，天下無雙。一時名人，莫不推重，張文襄作詩，至稱爲楊夫子，端忠愍直師事之，日本聞人，亦欽仰至極。有山本由定等，先後不遠數千里而來，受業於門。自歸道山，海內外新聞稱道先生者，連篇累牘，不絕於書，實至名歸，非偶然也。是月十二日，大總統策令：『參政院參政楊守敬，學術湛深，著述宏富，碩德耆獻，海內知名，自簡任參政以來，協力贊襄，尤能恪盡厥職，茲聞溘逝，悼惜殊深，著追贈少卿，並交政事堂飭銓敍局核議給卹，以示優崇宿學之意，此令。』嗣由國務卿呈：『據銓敍局詳稱，遵令核議已故參政楊守敬給卹辦法請示遵。』二十五日

奉大總統批令：『准如所擬給卹，並給予治喪營葬費二千元，仍候遺員致祭，其生平事實，著宣付國史館立傳，以彰宿學，此批。』仰見大總統重儒崇學，榮施身後，至優極渥，風示天下之至意，凡在國民，同深欽感，先生有知，永無遺憾矣。

會貞親炙先生四十年，於輿地之學得窺門徑者，莫非先生之賜。先生不棄愚頑，命贊襄著述，以作壤流之資，文字因緣，恩同骨肉，晚年專注重水經注疏，屢謂會貞曰：『此書不刊行，死不瞑目。』促會貞速爲校讎，早歲厥事，今先生已棄我矣，仍當勉力竟功，率德承蔚光先楙等繕付梓人，以償先生之夙願，因敬謹補述年譜，並書此以自勵云。一月二十六日，受業熊會貞泣誌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初版

楊守敬年譜

(一冊定價大洋四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)

原著者

楊守敬

補述者

熊會貞

點讀者

湘農

發行者

上海同孚路
大陸書局
威海衛路

印刷者

啓智印務公司

不許
同樣
翻印

上海圖書館

沈佳如捐赠

1000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3 4197B

總

